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四十九回 執觴政令主首當權 嚴酒律王郎偏受罰

話說陳小儒既做令官，該由自己行起，取過般盆頭一擲，即成了點面，看去卻是老僧倚門揮拳。二郎笑道：「擲得好，既曰老僧，偏又揮拳，而又倚門揮拳，倒要看這條令如何注解。」便將令本取過，翻開看道：「如擲得老僧倚門揮拳者：怕聞鐘得得而來，先裝此金剛努目；竟傍戶洵洵以待，休說那菩薩慈心。犯此嗔念之愆，愧彼蘭黎之號。擲此者有犯清規，又生氣惱，非空門所宜出此，當重罰。姑念勢利乃僧家之本等，依棲羞士子之煩多，減罰兩大杯。須出席斟一大杯，恭敬於公子之前，說：「僧人有眼無珠，不識泰山。知罪了，望相公恕我。」再唱《勢利僧》曲詞一支，敬酒不恭者，不唱者，罰三倍。」

二郎看畢，大笑道：「這令未免罰的太苛，小儒可謂作法自斃，請敬酒唱曲子罷。」小儒無奈，只得斟了一杯酒送至伯青面前，照令而說。說罷，引得滿座大笑。王蘭道：「這故事是我姓王家的，若我抽著公子的籌子，才切當呢！怎麼倒便宜了伯青？」小儒道：「者香且慢高興，這令中惟妓女罰款最刻，自然會臨到你頭上去；我曲於是不會唱的，情願罰三倍。」便先將正數兩大杯罰酒吃了，正變再斟，五官止住道：「九杯酒你也難吃，我替你唱寧罷。」

王蘭道：「別人代唱不算，還得小儒自家唱才好。他是令官，先就找人代唱，少停我們罰了令，也落得效尤找人了。」五官道：「不是小儒找我的，是我願意代他的。況且小儒真實不能唱，一定苦人所難，亦覺無趣。就是我不代唱，他橫豎罰九杯酒也沒有事了。」王蘭笑道：「我也不同你辯，只要我罰了令，央你替代，你別回我就罷了。」五官也不答言，遂從從容容唱了一支《勢利僧》。

下家該從龍行了，從龍擲了個屠沽閨閣賣俏，笑道：「屠沽兒在閨閣中，本不可了，何況還要賣俏。料想注解是定然發科的。」即尋出這條令看道：

如擲得屠沽閨閣賣俏者：殺牛好酒雖英雄，底事慣憎脂粉；賣笑爭妍偏顧盼，何妨暫媚釵裙。不意幃幃之間，有此鬚眉之輩。擲此者矯揉造作，殊失本來面目，罰三杯。然既思效學巾幗，恐未悉其致。令在座之妓女，添媚增姣，唱豔曲一支。擲者當誠心敬意，危坐以觀罰酒。並令少婦俯眉承睫，與擲者把盞。

從龍笑道：「這條令便宜了我，卻很難為了者香、小麗兩個了。怪道小儒說妓女的罰款最刻。大約此令少婦與妓女兩條不罰則已，罰則都是有趣的。」五官笑著，起身道：「讓我來敬酒，要請教者香、小麗了。」王蘭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不肯代我唱，還要取笑我。好在令條上說，少婦須俯眉承睫與擲者把盞。你若錯一半點，我也不依的。」五官道：「不用你擔心，我的門面我自會做的。」說著，滿斟三杯，放出本來做戲的身段，曲意柔情，一杯一杯送到從龍面前。真乃眼橫碧水，眉鎖春山，腰肢若楊柳臨風，行動似芙蓉帶露。合席同聲贊妙，連王蘭亦不禁叫好。既見五官送過酒，自己也難推托，便自低眸，細細的唱了一支《佳期》。梅仙電照樣接著唱了一支。從龍果然正襟危坐，以聽唱罷。合席又贊好不絕。從龍將三杯酒吃過，該王蘭接行。王蘭正要伸手去擲，梅仙道：「者香太爺，你可要擲好了。此次是你擲，我附著你行，再不要帶累了我。適才我已經唱了一支冤枉曲子，總怪我怎麼偏偏附著你這條令！」王蘭笑道：「你不要說餞氣話，我若自家擲出受罰的令來，不要你罰，我代你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擲了兩次，方成點面，是妓女閨閣酣眠。遂展開令本，看上面寫道：

如擲得妓女閨閣酣眠者：君向巫山，妾可為云為雨；神來洛水，人訝胡帝胡天。翩翩疑漢室宮中，裊裊記柳生夢裡。擲此者既已酣眠；不便再飲。當央在座之公子，代飲一大杯。如有附令者，亦飲一大杯。擲者隨意唱小曲一支，須詞意貼切本旨，四座宜寂然以聽，不可擾其香夢。

王蘭看了，只得先央伯青吃了一杯，梅仙也吃了一杯。五官命人取過琵琶，撥著弦索，催王蘭唱曲。王蘭道：「我今日犯了唱的罪了，大曲小曲鬧個不清，行終了令，到底派我唱多少？」遂頓開歌喉，唱道：

昨宵夢入陽台裡，攜手羅幃，同效于飛。弱蜻蜓低回款點秋江水，俏鴛鴦酣眠軟借春花蕊。醒來猶記，重訂佳期，問今宵可能再領風流味？

唱畢，眾人齊聲贊好。下家該二郎行了，二郎擲了個乞兒章台走馬。梅仙一眼看見，忍不住又笑了。小儒恐梅仙再說，更使二郎難處。忙取過令本，代二郎展開念道：

如擲得乞兒章台走馬者：鄭元和風流不減，揚鞭重唱蓮花；唐六如放浪堪思，擊筑豪傾竹葉。依稀柳色猶存，落拓花容未改。擲此者身雖淪落，心尚雄豪，當滿飲一杯以自幸。然與公子把臂章台，竊恐不可，須同公子與在座妓女輪流拇戰，誰勝妓女，則令妓女與誰送酒三杯，以訂永好。

二郎遂讓伯青與王蘭招拳，伯青輸了，隨後二郎勝了王蘭。王蘭只得送了三杯酒與二郎，二郎站起一吸而盡。下家該伯青行令，伯青擲了個公子市井賣俏。漢槎忙取過令本，看道：

如擲得公子市井賣俏者：效當年擲果潘安，觀來士女；輸昔日遊街京兆，容欠端莊。爭強於什伯之中，誇美於閨閣之地。擲此者雖然風流自賞，本屬少年未免矜張太甚，有失端嚴，是與屠沽，乞兒同志矣。可與在座屠沽、乞兒拇戰，以分勝負，負者罰一大杯。再與在座少婦、妓女猜枚，擲者負，則分送少婦、妓女每人一杯；少婦、妓女負，則合唱小曲一支，須暗含勸其歸去韜藏之意。

王蘭笑道：「有趣，獨這條令滿座皆不寂寞。惟苦了老僧，沒人理他。」伯青道：「好在拍拳是兩個人，猜枚也是兩個人。我與子騫同你們，恰好配作兩對兒。」遂議定伯青與從龍招拳，與五官猜枚；漢槎與二郎招拳，與梅仙猜枚。因王蘭罰得太多，一讓他躲過一次。伯青道：「未免便宜者香了，我是刁；依的。既你們說下饒了他罷。」王蘭笑道：「伯青不要太滿，你保得住不受罰麼？你若罰了，我也會釘釘認木的。」說著，眾人早隔座吆五喝六捲起拳來。少停，伯青勝了從龍的拳，二郎勝了漢槎的拳；猜枚卻是五官，梅仙負了，各人吃了酒。五官抱過琵琶，與梅仙合唱道：

冤家猶是少年心，終日把閒花野草尋，可知你閨中妻子望殷殷。你只顧鬥雞走馬，似落葉飄萍，一味價東西不定，決不想旁人的議論批評。他只說你戀著了奴家，改了情性。

唱畢，眾人稱贊不絕。下家該五官行了，五官丟下琵琶，抓起骰子，擲了個少婦方丈參禪。王蘭忙取過令本，笑道：「倒要看這少婦怎樣在方丈參禪呢？」便展開念道：

如擲得少婦方丈參禪者：小鸞徹悟三生，自陳誑戒；琴操頓空萬念，獨矢皈依。羞他巾幗稱姣，向我蒲團兀坐。

擲此者深閨弱質，遁跡空門，其志可嘉，其情可憫。當恭敬在座老僧一杯，拜為師父。須再別其格，以法葉小鸞貪嗔淫殺四問。

五官聽說，即起身恭恭敬敬送了小儒一杯酒。小儒接過飲畢，笑道：「五官應該跪下，候我訊問才是。」五官笑道：「小儒將就些罷，你此時不是在任上，還要行出那做官的排場來，別要討我笑話了。你快點問罷，若再延挨，我可不說了。」小儒笑了笑，問道：「你可犯過酒戒麼？」五官答道：「犯過。」

洞房喜飲合歡酒，畫閣祥開慶壽筵。

小儒又問道：「可犯過色戒麼？」五官答道：

眉黛時教夫婿畫，衾裯慣與小星爭。

小儒問道：「可犯過財戒麼？」五官答道：

姑嫜每賜添妝錦，兒女同分壓歲錢。

小儒又問道：「可犯過氣戒麼？」五官答道：

嗔婢掐來花帶葉，怪郎笑對謔兼嘲。

眾人聽了，點首痛贊。小儒回身看了看架鐘，已交申正。向眾人道：「我們吃飯罷，停會晚間再行，好在已行過一遭了。」即吩咐擺飯，大眾吃畢，散坐盤桓。

裡面叢桂山莊，眾位夫人也散了席，各自品茶閒話。巴月娥邀著他母親與王氏等人，至各處遊賞。眾丫頭僕婦帶著各府公子小姐們，也在滿園裡玩耍。

方夫人偶與洪靜儀說到朱家親事，一方夫人道：「今年鄉試之期，兩個孩子是要去觀光的，倘能僥倖，轉眼又要進京，這件事非明秋不可。我意在請王人先寫封信通知朱府，如寶徽托庇中得一名舉人，娶朱小姐過門自然是明秋了。否則今冬即看年庚，好讓朱府早為預備。雖說兩家不爭競財禮，一切零碎等物也非一朝一夕可以辦成的。」靜儀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男女孩子皆大了，早早完全，你夫人也少卻一件心事。若大公子中了舉，那是正經事，耽遲到明秋亦非好意的。明日即催我家老爺寄信去，看朱府回信來是何說法？恐他家尚有扭難，再通知冷府一聲，請他從中成全。」方夫人點頭稱善。

少頃，已掌燈時分，內外燈燭點的明如白晝，又映著一天月色，上下交輝。早又擺上席來，眾夫人仍是原座。巴氏母女等人即在裡間退步內也設了一席，又扯了錦箏同坐。因今日是五官的生日，眾人推錦箏首座。錦箏再三不肯，還是素馨在外間聽見，吩咐他坐了。月娥等人又輪流與錦箏送酒。內外兩席，淺斟低語，倒也熱鬧。

外面紅香院內，小儒等人亦入了座。王蘭道：「我將才也算罰夠了。此番仍是小儒的令官，我也要罰人這麼幾回方罷。」小儒笑道：「只怪你擲的名目不好，要想罰人是難的，只求不受人罰就好了。」仍叫人將骰盆、令本取過，自己又吃了一杯門杯，伸手擲了個老僧古廟參禪。取過令本，看道：

如擲得老僧古廟參禪者：青燈向壁，於此中見佛見心；紅葉滿山，竟若個無人無我。三椽破屋棲身，幾片秋雲補衲。擲此者空谷修行，影形相弔，於世無知，真如已得，當自飲一大杯，下家接行。

小儒笑道：「妙，妙。這條令我也不去擾人，人也不來擾我。」便斟了一杯酒，一口吸盡，將骰盆推到從龍面前。從龍擲了個屠沽方丈酣眠，笑道：「有趣，上回鬧到閨閣中，此番又鬧到佛門中去了。」遂展開令本，看道：

如擲得屠沽方丈酣眠者：濟佛本是知音，一覺外只謀酒肉；如來未必惱我，邇時間放下屠刀。堪憐醉夢之儔，忽證阿那之列。擲此者雖眠非其地，幸情有可原，當與在座老僧各飲三杯。老僧隨意席上生風，作禪語問之。擲者如不能答，罰三大杯。

從龍看畢，即先斟了三杯酒吃過，復將空杯斟滿，送至小儒面前。小儒擎杯在手，想了想問道：「在田你知我這杯酒，飲是不飲？從龍道：「你當飲者則飲，不當飲者則不飲。」小儒又在碟內拈起一片橘子，問道：「這橘子我還是敬你，還是留著我自家下酒？」從龍道：「敬人者情，白食者理。」問答罷，眾人拍手贊好。

王蘭道：「小儒問得妙，在田答得亦妙。老僧自然精通禪理，不料屠沽輩亦能解此，真不愧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』一語；你們吃過酒，該我們行令了。」便將骰盆拉過，送到梅仙面前道：「這一回派你擲，你前番抱怨我擲的不好，連累了你，你可要擲好了。」梅仙笑嘻嘻的抓起骰子來，一擲即成了點面，是妓女市井走馬。王蘭笑道：「你擲的好，變出個跑解馬兒的來了。」梅仙道：「竹他什麼解馬不解馬，只要不罰就是了。你瞧這條令，都不得過於受罰。」王蘭展開令本，高聲念道：

如擲得妓女市井走馬者：看如此窈窕身材，馬背偏能穩坐；輪爾輩鞭韁控馭，蛾眉何肯讓人。彼美策騎而來，合市環堵以望。擲此者，孰料走馬稱雄出自女子，其技可奇，其事可鄙，罰酒不拘杯盞，隨量而飲。當與在座公子隨意角技，負者罰三大杯。如有附令者，擲者負，附令者飲。

王蘭笑道：「真不該應偏生派你當權，我為附令。你若負了，又是我吃酒，豈非我罰出神來了麼！」說得眾人大笑不止。梅仙即與伯青言定掐拳，三拳兩勝。誰知伯青勝了梅仙兩拳，王蘭只得將罰酒吃了。

下家該二郎接行，二郎竟三擲未成點面，便吃了三杯酒，將骰盆推到伯青面前。伯青讓漢槎，擲了個公子章台走馬。照令本上所說，同席賀飲三杯，恰恰漢槎年紀最小，眾人又加添一杯，每人共吃四杯賀酒，惟王蘭、梅仙、五官三人吃了五杯。

王蘭道：「子騫附伯青的令，偏生擲得好，比伯青上回擲的公子市井賣俏還一勝一籌。不似小雁附我的令，他輸了拳派我吃酒，可不是我今日運氣不佳麼！」眾人吃過酒，漢槎將骰盆送至五官面前。五官擲了個少婦閨閣揮拳。從龍道：「這少婦在閨閣中揮起拳來，倒也好看。」遂代五官展開令本，念道：

如擲得少婦閨閣揮拳者：螓首峨眉，何故獅馴吼夜？鸞綃鴛帳，怕聞雞牝司晨。人畏柳氏之威，誰受季常之辱。擲此者，閨幃少艾忽逞雄風，雖然夫也不良，未免彼婦太悍，當罰酒三大杯。如得之柳姓，正合河東故事。在座之公子與有陳姓：昔，均宜出席避其聲勢，俟下家接行後，方准入席。在座之妓女亦當出避，勿累公子。如私與公子交言，罰酒一杯，並令跪於椅上唱小曲一支。

五官聽從龍念畢，便斟了三杯酒，次第飲盡。當五官飲酒時：伯青，漢槎，小儒，王蘭，梅仙五人，皆出席遠避。

五官吃到第二杯酒，一眼看見王蘭立在伯青身後，微微的笑。五官放下酒杯，取過燭台用手去彈燭煤，剛剛彈到伯青靴底旁邊。伯青正與小儒說話，不曾留意。王蘭恐燭煤燒損伯青靴底，忙推伯青道：「你低下頭瞧瞧，不要只顧談心，靴底多分燒通了。」伯青聞說，慌忙走開，正欲開口，五官道：「者香與伯青交言了，犯了令了，快吃罰酒，唱支小曲大家聽罷。」眾人一時皆會過意來，並聲贊好。

二郎笑道：「未免過於苦了者香，好意怕伯青燒了靴子，反落在五官圈套中去，真所謂出了好心，沒好報呢。」王蘭方明白五官彈燭煤到伯青腳下，是有意捉弄他的，恨的咬牙笑罵道：「你這小鬼頭也來算計我，停會再同你算賬。」只得入席吃了一杯酒，梅仙抱過琵琶屈著半膝跪於椅上，彈著說：「我唱了罷。」便唱了支《銀鈕絲》道：

風清月白好良宵，八月秋深丹桂香飄。雁聲兒高，人生及時須要行樂好。樽中灑不空，座上客常到，鬧嘈嘈猜拳行令同歡笑。看看月影已是滿天了，那露濕無聲冷透花梢。賓主兒呀，好歸去，歸去明日再請早。

五官俟梅仙唱畢，忙斟了一大杯酒，出席向王蘭，梅仙深深一躬道：「有累，有累，我罰一杯請罪。」說著，舉杯仰起頭一口吸盡，眾人拍掌稱快。

小儒道：「小雁唱的『歸去明日再請早』，我們也好散了，明日請早罷。好在令已行交頭，天也將近三更，我們亦該進點飲食，在田還要回衙門呢。」此時眾人酒已有了幾分，不過吃些麵食點心之類，便起身散坐，漱口淨面。家丁們送上一巡茶，從龍即起身作辭，小儒等人直送出園門。從龍上了轎，鳴鑼喝道，回衙而去。眾人亦各轉寢所歇息。

單說叢桂山莊眾夫人也散了席。方夫人留住婉容，小鳳耽擱幾日，玉梅邀了小風到他房裡去住。兩人命使婢烹茶，挑燈閒話。正說得高興，見方夫人、程婉容，江素馨一同進來。小風，玉梅忙起身讓坐，方夫人笑道：「顯見你們是舊相識比旁人親密，早早的約齊回房，唧唧喳喳的說些什麼？我們偏要鬧了來聽。」小鳳笑道：「有什麼說呢，不過是陳篇舊套的話，還瞞人嗎？你們來聽也不妨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又見秋霞執著手燈，照著祝瓊珍趙小憐同進房來，後面奶娘抱了夢庚公子相隨。素馨笑道：「你也來了麼，怎麼將夢庚帶了來？」便伸手接過夢庚，坐在膝上逗著他望燈光撲笑。瓊珍道：「我同愛妹妹到嫂子那邊去說話，見丫頭們都歪著打盹，問起來才知道你到這裡來。恰好夢庚睡醒哭著找你，奶媽媽正要抱他來。又說陳雲二位姐姐亦在這裡，想必你們又議論什麼，我們也趕了來，落得大家熱鬧熱鬧。況且明日再過一天，我與嫂子等人要回去了，這一次出月過了秋節才能來呢。」

說著，見小丫頭們早設了座頭，瓊珍，小憐坐下。秋霞等婢，有服侍玉梅的丫頭蕙香，小風的丫頭文琴，邀至對過房內吃茶。

眾夫人談談笑笑，又與夢庚玩了一回。方夫人道：「我想起一件事來，正欲去與瑤君妹妹商量，卻好你們總在這裡，評論我這句話可使得？秋霞那丫頭我愛他很伶俐，又不多言多語的。不比我那紅雯那蹄子，雖然做事乖覺，這一張嘴比刀子還快，半點兒不肯饒人，到處惹事生非，我就可厭他。」

小黛笑道：「你不要錯認了人，秋霞外面似忠厚老實，肚裡比什麼更清楚呢。說出話來，一句是一句，也夠你受的。他不多話，正是他取巧的處在。倒是紅雯有口無心，討人嫌厭，其實肚子裡直通的，一點貨也沒有。我看這些丫頭們中，不是我說護短的話，還是我家素月是個呆子，心裡沒得什麼，嘴裡也沒得，與人好是這樣，與人惱亦是這樣。」洛珠笑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人家的丫頭都不好，惟有你家的素月好，是個呆子，都因主人好，丫頭也是好的。正經本題上的話，還沒有說出原故，被你在旁枝上鬧了半日，那個好這個歹的。讓人家將話說明白了，再領教你的議論不遲。」說的眾夫人都大笑起來。小黛笑道：「我不過因陳太太說他家紅雯不好，我分割了幾句，偏生不中你的意思，反引出你嘮嘮叨叨一大串的話來。我也不同你說了，讓你聽正經話罷。」

方夫人笑著道：「我並非一定誇獎秋霞，因為有門親事，代秋霞做媒倒也合宜，所以要與瑤君妹妹商量。以前我家老爺在江都縣任上，有名得用家丁名叫王喜，辦事頗有機變。」說著，回頭對小黛笑道：「說起來這王喜，你該曉得的。」小黛聽了，頓時滿臉緋紅，向地下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們怎麼好咧！幾十年的舊話，還記得這般清白。你也學他們貧嘴薄舌的克薄人，別要討我罵你。」眾夫人回思一想，又都笑了，笑得小黛坐不安身，站起來同夢庚去玩耍。洛珠道：「不要說罷，翠鸞要著急了。」

方夫人又道：「我家老爺很為寵信他，凡有大事都叫王喜去乾。連雙福那孩子雖然自幼跟隨老爺長大的，都不及他知道主人情性。後來江寧府藩司等任上，皆用他專辦外差，事無巨細，從未外錯。前年又帶他到京中去，回來時將他轉薦到東府王爺的府裡。王喜本不願意，我家老爺再三開導了他，說此次辭官回南，用不著乾外事的人，況你年紀不大，正好在王府裡巴結一番，將來還可碰些造化。若是別人，想王府裡這條門路還不能呢；再則我也不肯實力的去薦。你如跟我回南，未免可惜。你不比雙福，自幼隨我的，我也離不了他；他亦不能到別人家去的。你自己斟酌，別要誤了好機遇。誰知薦了過去，王爺大為得用。也虧他會鑽謀，一半年工夫把王爺騙的歡喜他非常，代他謀了個漕營千總，又代他在部裡料理，指歸漕標以千總補用。果然應了老爺的話，碰出造化來了。王喜連年腰內也積蓄的不少，復在部裡大大花了一宗，現在以衛千總盡先拔補，即辭了王爺差使，來歸漕標候補。昨日到了南京，已見過我家老爺，據說人又發胖了多少，很有個官兒氣度。我意在將秋霞說給他做妻子，也不誤了秋霞。若說他而今得了官，嫌秋霞是個丫頭不肯要，有我家老爺說了，他不敢不依。而且他也不過是個小子出身，不是什麼名門大族的後裔，秋霞配他亦不為辱沒。俗說夫榮妻貴，秋霞在這裡是個丫頭，他娶了過去，即是一位千總太太了。」

瓊珍道：「這頭親事好是好極的了，在秋霞是求之不得，我只怕王喜不行。你雖說他是小於出身，彼一時此一時，而今到了富貴場中，忘卻本來面目的人也多得。在我們看起來一個衛千總亦算不了什麼，在他由小於出身，營謀到六品前程甚不容易，難免無自尊自貴的念頭。我想明日先叫人去，背地討他口氣，他若肯要秋霞，再請陳大人當面吩咐他，不然碰回頭，倒彼此沒意思。即如他不敢不要，委曲應許了，將來秋霞要跟他過一世日子的，與其日後帶累他夫妻們口口舌舌的，莫如此時間明瞭，兩無抱怨。」素馨道：「姑娘卻慮的是，況且終身大事慚不可草率勉強。」方夫人亦稱在理道：「明日即叫雙福去問他，王喜本與雙福契厚，他們是無話不說，倒可以得他個實在口氣。」

眾夫人又談笑了一回，時已四更。素馨因夢庚又在奶娘懷中睡熟了，怕的受涼，即起身道：「夜深了，我們去罷。」眾夫人也一齊起身出外，秋霞、紅雯等忙點了手燈過來，在前引路。小鳳玉梅直送到院外方圓，又喝了一鍾茶，文琴、蕙香上來服侍他兩人睡下。將過夜的單燈點了，隨手掩上房門，回到套間裡去睡了。

方夫人回至房中，小儒早寢。蘭姑與賽珍小姐尚坐在房內等候，見方夫人走進，迎上來說了兩句話，又道過安置，蘭姑回自己房去，賽珍退入裡間套房。時小儒已醒，問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？又談到什麼好處了，連覺都忘卻睡。」方夫人遂將秋霞說給王喜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小儒答應了。紅雯伺候方夫人卸了妝，寬了裙襖睡下，方回至套房陪伴小姐安寢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早，小儒、方夫人起身梳洗畢。小儒出外，叫進雙福將方夫人昨晚的話，吩咐他如何去探王喜口氣，「再來回我」。說罷，即向園內尋伯青等人閒話。剛走過留養館花畦，只見雙福忙忙的走來回道：「王喜在外稟見。」一面將手本呈上，小儒就在雙福手內見上面寫著：「門下沐恩王起榮。」小儒笑了笑，道：「如今改了官名了，可叫他到紅香院來見。」雙福答應退出，去領王喜。未知王喜來見有何話說，又未知秋霞親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